

生生不息

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五位老人,四女一男。加起来的岁月,直逼350年。小辈们感谢老人平日辛苦,组织大家在本城颇为高档的酒店小聚。五位老人中,一对夫妻,其余的,一人终生未婚,二人失去老伴。或圆或缺,衣食尚足,现世安稳。儿女辈其实也都已届中年,冷暖自知。现场的亮点是一个孙辈,四岁的小男孩,忙着在包厢的地毯上快速地爬行,无视大人手脏的斥责,无忧无虑,不亦乐乎。

这是无数个家庭聚会平常小景中的一个,如果说有什么不同,就是时间节点,放在了跨年夜。老的加速老去,带着被时代耽误的无数遗憾;少的可着劲地成长,不管来日有多少雨雪风霜。那个中间段的,就是我们。是带着无比复杂的心思步入新年的我们。不愿温顺地接受时间老去,理想仍在路上徐行。时光流转,过去未来,是担心自己是不是会辜负、能不能获得祝福的我们。

每一个个体的感受,融汇成国家的宏大叙事。电视上国家领导人正在发布新

年贺词,点赞人民,蛮拼梦想,习大大萌动中国,瞬间温暖了14亿人民的心。操持一个小家尚且不易,治国理政更不会轻松。我们一起走过的2014年,有人精辟地概括为:深改之年,反腐之年,洗冤之年,融合之年。有奇迹不断被人为造出,也有奇迹苦等也没能等来。

跨年晚会上李宇春的出现,依然让粉丝激动,她唱的是一首老歌《最浪漫的事》,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个体的简单成功,在激流转变中,有无数可能,而最浪漫的事,正是无数升斗小民关乎太平盛世的最终极的梦想。

这个元旦,应该有很多人如我一样,睡得很迟,而且不会踏实。一则简短的上海外滩发生跨年踩踏事故的消息,让多少人在混沌睡去时平添揪心。世事总是如此,刚刚让你许下新年愿望,就会让你猝不及防,看不到新年第一缕阳光。不由让我一下子想起这连续五年的元旦。

2011年元旦,我在生死之间徘徊,迷糊走在搭在虚

空的高台上,右边是延伸开去的熊熊炉火,左侧是仅容一人侧身之路,没有栏杆,一个一个挤挨着向前,要么就从高台跌落,要么就被炙烤而死。时至今日,我仍能清晰记得那一路的胆战心惊,和庆幸走到尽头的欣喜。那是我第一次化疗,饱受煎熬,三天两夜没能睡觉。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幻梦,还是一个真实,但一定是个炼狱。那之后,正好半月,不多不少,与医生预想的一样,满头及腰青丝尽落,我第一次哭泣,是那种你再坚强也难与之抗衡的无力,让我泪流满面。

2012年元旦,我已重新坐到办公桌前。经历全套治疗,辗转在尊严尽失之间,为缓解痛苦,我给自己下了个硬任务,在电脑上斗地主满一万分后,就重新上班。我做到了。其时,头发已贴头皮长出,货真价实,而且奇异的卷曲,一派生机。

2013年元旦,我受命重回晚报,负责比之先更为繁重的任务,还要开拓全然陌生的领域。新年那天的报纸封面上,我特地创作了一首

小诗“京晚 style”,一句“春雨般细腻,冬阳般温暖”,既是阐述我们的办报思路,也是我对自已再世为人的要求。

2014年元旦,顺应时势,我给报纸和自己准备的是这样一句话:“中国梦,镇江梦,我的梦,2014,脚踏实地,马不停蹄,让梦想接近现实。”

2015年元旦,我说,因为坚持,所以欣喜。这里面有无数寓意。看上去是为本城创文所作,其实又何尝不是对在寒冬中辛苦坚守的我们这些纸媒人的致敬。

理想依旧在,不言时间老。不是所有的结束,都能以赞美结束;但一切的开始,都要以祝福开启。我们坚信,所有的努力,都不会白费,只有坚持,才有可能收获欣喜。

新的一年,注定更加复杂,更加急剧,也会更加精彩。身处其间的我们,是大树上摇曳的枝叶,是被风雨刮落零落成泥,还是坚守成繁茂的翠绿,正因为不确定,才更让人期待。

文/朱凯生

汤泉池

凯风吹

沿着水库公路驱车半个小时,就到了温泉度假山庄——汤泉池。

汤泉池位于鲇鱼山水库中部。一条柏油路沿着水边蜿蜒而来,公路下方是宽阔的湖面,这边是田野和小山。达到高高耸立的黄柏山时,汽车停了下来。水面上出现了一座小岛,有点像台湾日月潭上的那个小岛。依山而建的汤泉池,与那个小岛隔湖相望。看到如此美妙风景,连说这山庄真会找地方。朋友说,哪里呀,这里是先有温泉,后有水库,最后才有温泉山庄的。

朋友告诉我,远在明朝,山脚下这片水库还是一条不小的河,名叫灌河,当时山里人常来洗澡,因少有人外出,终不为外界所知。1970年修建水库时,温泉淹到了水里,到20世纪初,人们才知道地热是宝贵资源,于是把热水抽了出来,这才有了现在的汤泉池。朋友指着水面上的塔形装置说,那就是抽水的机器。

汤泉池,事实上是若干个注满温泉水的小池子。池子全在室外,大小相若,都是十二三个平方米左右;形状各异,有圆形、椭圆形、葫芦形等,分布在鹅卵石小径两旁。小径就像一根玉杖,两旁挂满亮晶晶的玉片,斜插在山坡上。山坡落差较大,有的池子在高处,昂头望天,有的则在低处,安静地躲在一角。每个池子都精心打磨,边缘

被磨成钝角,水温恰到好处,衣架浴巾放在手边,姜汤随手可拾,诸多设施均以人为本,能看出设计者在宏大与纤细间的结合。每个池子都有名字,当归池、香莲池、梅花池,雅意十足。这些池子最大的特点,是视野十分开阔,每个池子都能看见对面的黄柏山。黄柏山主峰高达1600多米,就在水库远处,与水库形成了巨大落差。斜倚在池壁,身体被温泉浸泡,眼睛在山峦与湖光间穿行。山体没有一处破损,温润似玉;水面没有一片漂浮物,满是山峰倒影。山色湖光尽收眼底,真是极品享受。

为了体验充分,每个温泉我都去泡了一把。其中有个小池很有意思。一泡进去,就感到水温有点凉,当然是那种可以忍受的凉,不像别的池子泡的那么舒服。才安静下来,发现有小鱼在咬我,原来这是一间鱼池,热带鱼游弋其间,水温不能过高。寸把长的小鱼不停地撞我、咬我,麻兮兮、痒酥酥的,像是和我开玩笑。脚板上老皮很多,平时难得修整,此时倒麻烦小鱼了。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身上小鱼很少,旁边有个人身上爬满了小鱼,我有点失落,心想我人缘还算不错的,怎么鱼缘这么差呢?

跟小鱼玩过一阵,我跑到最高位置的那个池子。几个朋友都在那里坐着,一脸呆呆地看着对面的大山。我被他们的目光打动了,也坐



下来呆看。此时这边的阳光被挡住了,对面山上完全沐浴在阳光之中,山峰倒映在水里,分不清谁是山峰,谁是水面。这种错位让我有点晕乎,一时竟不知今夕何夕。在山与湖的世界里,我们不过是一瞬间的过客,而山与湖却是久久的存在。想到山不过去,水不过去,而云要过去,我也要过去时,心里禁不住有些黯然。面对这绝美的风景,我们却如流水一般,留不到长久。唯一能做的,只是享受当下。

浸在温泉水里,望着蓝蓝的天,忽然想到,这要是在夜里,该是个什么样子呢?记得儿时夜里路过水塘,塘里布满星星,跟天上一模一样。挑一担水回家,也挑回两桶星星。如果在月夜,还能挑回两颗月亮。今天,如果我一直泡在水里,那就有无数颗星星前来做伴,只要我不动,星

星就不会离开。月亮远比星星大,水池甚小,水位甚浅,留得住星星却留不住月亮,但脚下水库水深岸阔,养得住月亮,也留得住月光。大别山真好,居然用一湖清水留住了款款而来的月亮,在我日渐枯涩的心田里,漾起一缕柔情和清亮。

我还没想完,一个朋友打破宁静说,几年前的一个雪天,对面山上冰雪在阳光下闪烁,湖面水汽氤氲,没有一点风来,我泡在池子里,手上端着一杯姜汤,山腰隐约传来阵阵琴声,如同身处仙境。

我闭上眼睛,想象着在大雪纷飞的时候,我浸在温泉里,身边老友做伴,耳边琴声悠悠,手边香茗一杯。温泉水滑洗我,缥缈琴声知我。我从来没有去过仙境,这样的情境,大约就是仙境吧?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

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

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凯风自南来。

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

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拂过我一切。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赵林



小山楼 A9

